



老家的石笋

邱宗植

每年的农历三月，老家的石竹开始长笋。当清晨的第一缕风儿掠过山岗时，一株株石竹便簌簌地抖落露水，青翠的竹梢在晨雾里轻轻摆动。这种被乡亲们唤作“石竹”的小径竹，它们的风骨里藏着几分倔强，哪怕只有些许泥土，哪怕风雨频频侵袭，它们亦能在贫瘠的地里或乱石堆中撑开一片清荫。

石竹生长的季节，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晨雾还未散尽，山间笼罩着一层轻薄的白雾，女人和孩子们便揣着麻袋，踏着微凉的露水，往深山走去。寻笋，是那时节独特的乐趣，雾未散尽的清晨，是寻笋的最佳时机。

石笋像是调皮的山间精灵，总爱躲在隐秘的地方。它们或在覆盖青苔的岩石背后，或在乱蓬蓬的蕨草丛中，甚至埋在层层叠叠的落叶之下，不仔细寻觅，难寻其踪迹。偶尔弯腰拨开几根带着湿气的枯枝，冷不丁冒出一枚笋尖，凝着晶莹剔透的露珠。阳光透过薄雾洒下，露珠折射出的光芒，让笋儿像戴着一顶水晶帽子的小精灵，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

山间寻笋，总伴随着无尽的惊喜与雀跃。“看这里！”伙伴忽然压低声音，手指轻轻颤抖着指向侧旁的岩缝。顺着指尖望去，几个拇指粗细的石笋，正奋力从狭窄的岩缝里探出头来，嫩生生的笋衣上还沾着未干的夜露，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金黄色柔光。那一刻，所有人都下意识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围拢过去，生怕稍重的脚步声，便会惊散了这些初生的笋魂，惊扰了这山间独有的温柔与美好。

伸手握住笋身，顺着它生长的自然弧度，轻轻一掰，只听到啪的一声脆响，鲜嫩的石笋便带着凉意，脱离了滋养它的土壤。此刻，笋根与笋径的交接处，缓缓渗出清甜的汁液，那淡淡的笋香混着泥土的芬芳，瞬间在鼻尖萦绕。

背阴的石竹林里，老竹苍劲，新竹青翠，枝干交错，枝叶婆娑。阳光透过

层层枝叶洒落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影影绰绰，随风缓缓游动，像一页无人能懂的山间“天书”。女人们总笑着说，这些斑驳的竹影，是土地公公特意画下的符咒，能守护着满山的石笋，不被山鼠啃食，不被野猪糟蹋。

孩子们听着这些似懂非懂却有趣的话语，手里的动作更加勤快，握着小巧的柴刀，轻轻刮削笋壳。一层又一层褐色的石笋壳簌簌落下，渐渐露出玉白色的笋肉，饱满鲜嫩，宛若拆开了大山送来的礼物，每一份都藏着无尽惊喜。

在山野间寻寻觅觅，不知不觉便忙活了大半天。等到太阳升至头顶，将山间的雾气彻底驱散，孩子们才背着沉甸甸的麻袋，慢悠悠地往山下走。麻袋里的石笋随着脚步轻轻晃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是在诉说着山间的趣事。远远望去，村里已是炊烟袅袅，一缕缕白烟从家家户户的屋顶升起，在半空中缓缓飘散，母亲们早已站在门前，朝着山间的小路张望，等着归家的孩子，等着那份美味。

在石笋生长的日子里，老家的每一户人家，灶间都飘着别样的醇香。那香气，来自去年春天腌制的酸菜。鲜嫩的芥菜经过初夏烈日的暴晒，褪去水分，拌上红红的酒糟，放进陶瓮里慢慢发酵，经过沉淀，成了独有的醇厚鲜香。洗净的酸菜，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酸香扑鼻，是山里人最割舍不下的味道。

母亲们将新鲜的石笋洗净，斜切成薄薄的笋片，热锅烧油，先炒出酸菜的浓香，再放入清甜的笋片，加水慢煮。铁锅之中，酸菜与石笋咕咕嘟嘟地翻滚着，宛若在灶间唱着欢快的歌谣。片刻之后，香气四溢，一盆热气腾腾的石笋煮酸菜，便端上了桌。

这道朴素的家常菜，是孩子们最爱的美味。酸菜的咸鲜醇厚，裹着石笋的清甜脆嫩，两种滋味在舌尖交融，鲜而不腻，清润爽口。劳作归来



的汉子，总会盛上一碗，再抿上一口自家酿制的红酒，心满意足地感叹：“这石笋啊，就是不一样，愈是在石缝里长出来的，愈是鲜甜！”这句朴实的话语，伴着袅袅炊烟，在山村飘了一年又一年，它藏着岁月的悠长，也藏着对大山的眷恋。

昔日在山间寻笋的孩童，如今早已长大，离开了家乡。他们站在都市的阳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钢筋水泥

筑成的“森林”，不见青山翠竹，闻不到鸟儿鸣叫。可每每到了长石笋的季节，夜深人静，或是风儿拂面之时，喉头不经意间便会泛起老家石笋与酸菜的鲜香，脑海里总浮现出老家的石竹林来。

风过竹梢，岁岁年年。那一片片长满石竹的山野，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石笋煮酸菜，便是心中永远的“老家”，更是岁月深处温暖的心灵归处。



高盖山下，一生师情

谢思阳

那年九月走进南安师范
青葱少年携来山野清欢
诗溪淌成五线谱
三笔字、心理学、教育学
十六岁梦还没做完
就学着把知识种进孩子心田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菁菁校园
勤学苦读，练就一身担当
一朝毕业，奔赴山乡讲台
从此扎根，点亮乡村希望

三十七年风雨伴晨昏
目送少年逐梦出山门
粉笔染白双鬓，作业堆成岁月痕
初心依旧，守着琅琅读书声

一朝讲台立，半生付风尘
眼看退休将近，仍怀赤子心
把青春埋进山乡沃土
育得漫山桃李自成林

高盖山无言，诗溪缓缓流
曾以少年初心，撑起山乡春秋
一身清贫，一生坚守
化作春泥，护得繁花满枝头

夏日田野

李福辉

移动步子，把视野延伸到田野
热浪翻卷，像刚出炉的铁水
田垄，弓形身影正在忙碌
似乎早把热浪推向远方
年复一年，早成日常

打谷机声，此起彼伏
有节奏地唱起了歌
把远处的蝉声压了下去
小溪淙淙，如镜澄明
心儿，恰似天边云朵

弓身处，挥汗如雨
是对大地的报恩
或是对苍天的进贡
此时，松涛阵阵
让林木更加挺拔、葱郁

别样的美

刘春耀

这个“五一”，没有远行，只到周遭熟悉的景点走了走。山还是那片山，海还是那片海，街还是那条街。本以为又是寻常一游，可当我放慢脚步，褪去往日的匆匆，竟在这些司空见惯的风景里，邂逅了从未留意过的别样美丽。

来到这片熟悉的海域，沙滩、浪花、海风依旧，只是人比往年密匝了许多。都说假期出游是车挤车、人看人，可这一次，当我静下心来观看人群时，竟品出了别样的味道。

清凉的海风轻轻拂过，卷起细碎的浪花，潮起潮落的声响温柔了整个午后。不远处，一位身着白裙的少女静静伫立，她微微扬起脸庞，闭上双眼，缓缓张开双臂，像是要将整片蔚蓝大海拥入怀中。乌黑的秀发被海风撩起，丝丝缕缕在风中肆意飞扬，纯白的裙角也跟着海风轻轻摆动，阳光洒在她身上，勾勒出柔和又灵动的轮廓。她沉浸在大海的怀抱里，眉眼间满是舒展与惬意，没有刻意的摆拍，没有精致的雕琢，却有着浑然天成的灵动与纯粹，美得澄澈，美得动人心魄。我没有拿出手机打扰，只是用心将这幅海与少女相融的画面深深珍藏。以前总觉得网上那些美图是极致美颜甚至P出的“照骗”，可这一刻我才发现——眼前真实发生的美，一点不比任何平台晒的差。那少女浑然忘我的姿态，那份与天地相融的坦然，让人移不开目光。

目光轻轻流转，一块光滑的礁石上，几位显然已经不再年轻的资深美女映入眼帘。她们早已褪去青春容颜，眼角刻着岁月的纹路，却依旧满怀热忱地拥抱眼前的山海。几人侧身一字排开，右手轻轻搭在前方同伴的肩头，左手优雅地斜向后舒展，左脚齐向前轻伸，动作整齐又从容。暖融融的阳光落在她们的侧脸上，晕开温柔的光晕，她们眼神明亮，笑容舒展，举手投足间满是对生活的热爱，岁月非但没有磨灭她们的光彩，反而赋予了她们从容自信的韵味。那一刻我忽然懂得，美从来与年龄无关，从来不是年轻容颜的专属，只要心怀热爱，从容奔赴，岁月也会绽放出独有的璀璨光芒。

沿着海岸缓缓前行，一簇簇明艳的色彩闯入视线，那是头戴簪花的游人，缤纷鲜花在发间肆意绽放，人面与花影相映，自成一一道亮丽的风景。游人纷纷驻足拍照，赞叹这份独特的民俗之美，而人群中，两位身着汉服的中年微胖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同样头戴花环，鲜妍的花朵衬着他们沉稳的脸庞，没有扭捏，没有在意旁人的目光，只是悠然地漫步赏景，神情从容又自在。在一群摇曳多姿的女子中间，这两个身影乍看颇有些突兀，细细看来，却满是动容，他们打破世俗的刻板印象，勇敢地追寻心中所爱，自在舒展，坦然做自己，不经意间，便成了别人眼中独特的风景。



智擒小偷

曾耀文

公共汽车上来了一个女孩，闷罐似的车厢仿佛漏进一丝凉风，几个原本耷拉着脑袋打盹的年轻后生，不约而同地直了直腰，眼神被磁石吸住了一般，悄悄跟着她挪动。

车子摇摇晃晃地继续前行，女孩安静地望着窗外流动的街景，侧脸线条柔美。靠近她左边的一个后生，一双眼睛滴溜溜地梭视了一圈，见无人注意，脸上掠过一丝狡黠。一只手如同滑腻的水蛇，悄无声息地插向了女孩一侧的裤袋，夹起钱包放进他的裤袋，接着又伸进女孩裤袋，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目标的刹那，女孩的目光仍注视着窗外，一只手却似早有准备，快如闪电，倏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后生心头一震，以为行迹败露，冷汗几乎要冒出来。未等他挣扎，却听见柔婉的声音，带着几分娇嗔：“怕什么呀？牵牵手有啥不好意思的？”女孩转过脸来，眼波流转，竟含着一抹既羞怯又大胆的笑意。她的话音轻柔，却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后生那死不老实的手牢牢定住。一旁目睹这情景的乘客，有的抿嘴窃笑，以为是小情侣间的趣味；有几位觉察出不对劲，想开口提醒，但目光一触到那后生滚圆眼珠和满脸横肉，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化作一声无声的叹息。

车厢继续颠簸。过了一会儿，后生试图悄悄用力，想将手抽回来。女孩立刻察觉，抓得更紧了，指尖微微用力，脸上却依旧是一派天真烂漫，声音愈发温柔：“害着什么嘛？大方点吧。堂堂男子汉，比我们女孩还没胆量。”这话听着像撒娇，可那手上的力道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后生彻底没辙了，一双眼睛却贼溜溜地乱转，额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盘算着如何找机会脱身。

公共汽车行驶到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速度明显放慢。路中央，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察正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往来车辆。她突然五指收紧，像铁钳般死死扣住后生的手腕，同时亮开清越的喉咙，放声大喊：“抓小偷啊！抓小偷！警察同志，车上有小偷！”

清脆的喊声如同惊雷，炸响了整个车厢！司机下意识猛地踩下刹车。车门外维持秩序的警察闻声，一个箭步冲了上来。后生这才如梦初醒，面色惨白，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挣脱，奈何女孩那看似纤弱的手此刻却蕴含着惊人的力量，将他牢牢锁住。“你……你放手！”他气急败坏地吼。女孩毫不理会，只是对着冲上车的警察清晰地说：“警察同志，他偷我钱包！”

警察利落地反剪住后生的双手，后生像泄了气的皮球，顿时瘫软下来，警察将他带下了车。女孩轻轻松开了手，拍了拍掌心，仿佛要掸掉什么不洁的东西。她望着那狼狈被押走的背影，嘴角扬起一抹狡黠又得意的微笑，轻声啐道：“哼，自作多情的‘小偷’。”

阳光透过车窗，恰好映在她姣好的面庞上，那抹因激动而浮起的红晕。她跟警察一起下车做证去了。车厢里顿时响起议论和释然的感慨。



老彩电

苏丽芬

打扫客厅时，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停留在那台85英寸的电视机前，看着落满灰尘的它，我拿起抹布轻擦，记忆就像沸腾的水，不留神就翻涌上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家的老房子坐落在花山溪旁，夜晚坐在院子里，凉风从河面上徐徐吹来，溪水淙淙，如琴弦般悠长，不知名的虫鸟“啾啾”地叫着。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家的彩色电视机准时响起慷慨激昂的歌曲《铁血丹心》。那时，整个村庄似乎都安静下来，大家围坐在一起，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台彩色电视机，看《射雕英雄传》。

村里第一个买回黑白电视机的还是大人家，当时村里人都会跑到他们家看电视剧。我和三姐性格内向，即便想看也不会跑到别人家。那时，大姐已外出打工，我们家都是女孩，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大姐怕被别人瞧不起，攒了一笔钱，买了一台日立牌彩色电视机回来。电视机被运回当天，我们掩盖不住的激动。

电视机外壳厚重，屏幕不大，依稀记得是18英寸，但它却像一个价值不菲的宝物。母亲亲手缝制了一条碎花布，和电视机尺寸相符，闲时罩上以防落灰。当天，姐姐请了电器维修师傅安装天线，它像一对竖起的耳朵，捕捉着外边的信号。当时信号不稳定，有时大家正沉浸在剧情中，屏幕上却

出现雪花。伴随着观众的叹息声，父亲会爬上屋顶经旋转天线捕捉信号。“可以了，可以了！”屏幕重新清晰时，满屋子都是欢呼声。要是偶尔遇到停电，我们也会围坐在彩电前，眼巴巴等着屏幕亮起。要是到了还不来电，就有人坐不住了：“再不来电，晚上的两集都要播完了。”

自从家里有了这台电视机，孩子们放学后都奋笔疾书，或先帮家里干完家务活，再迫不及待到我家看电视剧开播。就连乡邻们到田里干农活，也要提前收工，静等看电视剧。夜幕降临，我家屋里屋外坐满了人，每到丰收季节，客厅堆满了稻谷，谷物上也坐满了观众。大人和小孩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生怕移开视线就会错过剧情。到了广告时间，大人会捉弄孩子：“你们读书要是能跟看电视一样专心就好了！”心思敏感的孩子，听了后嘟起嘴，满脸的不高兴。闷热的夏天，老年朋友边摇蒲扇边走进我家。那个年代的老年人，无论男女，手里都夹着卷烟，大家聊着剧情，聊着农活，日子虽然平淡，却过得很惬意。

有了这台电视机，我们看了很多电视剧。第一次从《西游记》里认识了聪明机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憨态可掬、贪吃懒惰的猪八戒；在《济公》里，看到济公虽然一副不正经的样子，却也有着乐观豁达、扶危济

困的优良品格；而我们最喜欢的《射雕英雄传》，郭靖长得帅气耿直，黄蓉聪明美丽，他们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小小的屏幕，让我们看到了人世间的丑陋和真情。

我们的童年，除了上学还得帮家里干家务活：喂鸡鸭、煮猪食、劈柴火……一旦遇到丰收季，一家老小都得出门干活。我是家里老么，更受疼爱，家里从不让我干重活，父亲偶尔奖赏我们冰棍。那时的我们，没有芭比娃娃，没有奶茶，电视机陪伴我们度过了整个童年。每天追完剧，还没写完作业的继续赶，写完作业就跟小伙伴们讨论剧情，有时学着剧情里边的动作和招式，每天过得单纯又快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电视机，功能单一，频道也不多。后来，改革开放之风吹遍祖国大地，各种电器陆续进入寻常百姓家，老百姓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我们是那个年代的见证者。现在再看我们家，堆满了儿童玩具、琳琅满目的零食，以及各类图书。每次小室问起我小时候的生活，我总会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也有小伙伴，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就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快乐。”是的，那些一起追剧的夜晚，一起谈论剧情的时光，都已一去不复返，但每每忆起那段岁月，总是让我们感慨万千，内心升腾起温暖与幸福。

